

万相龙 衡群◎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万相龙,衡群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99-2297-4

I. 黑... II. ①万... ②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165 号

书 名 黑 白
著 者 万相龙 衡 群
责任编辑 秋 阳
责任校对 剑 冰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297-4/I·217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周 斌

两位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写了一部以反映“扫黄打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并且请我写个序。看完小说稿,很高兴,欣然为之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黑白》是江苏淮安的两位作者,兀兀穷年,废寝忘食辛勤写就的一部小说。他们长期生活工作在保护版权、“扫黄打非”斗争第一线,作者对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有着深刻的体会,对形形色色人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许许多多人物在作者笔下仿佛在不经意间信手拈来,栩栩如生。小说既描写了一身凛然正气、威武不能屈的“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杨凤武,也刻画了像何泳这样诡计多端的警察中的败类;既有不畏艰险的普通工作者,也有锱铢必较、疯狂攫取钱财的不法书商;既有因剧本遭侵权而欲哭无泪的普通作者,也有多方勾结、秘密盗版国内外大片的地下集团;既描写了炽热的爱情,也揭露了因相互利用而暴露的赤裸裸的肉欲;有许多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故事;也有许多敢作敢为、百折不挠的人物。

盗版盗印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是对社会财富的公然掠夺,这种行为的蔓延,会对民族文化交流产生严重的制约,也会极大地损害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形象;而一些不法书商,一些盗版光盘集团,不断制造、贩卖黄色出版物、淫秽光盘,宣传封建迷信和凶杀暴力,

不但扰乱了社会风气,还严重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维护经济发展和文化市场的秩序,是对全人类文明的尊重,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

“扫黄打非”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成败,关系一代青年的成长,工程艰巨,任重道远。《黑白》这部小说对此均有精彩的阐述。

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体现在对时代背景的把握上,体现在艺术地感染读者的程度上,体现在人物形象是否真实丰满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部比较成功的小说。以“扫黄打非”为主题的作品很少,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是种缺失,原因我想是在于这类主题的难以把握,这类作品很容易写成政策、法规的图解。幸而两位作者在小说《黑白》中很好地避免了这一毛病,使故事结构紧凑,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可读性强,这也充分体现了两位作者对这种题材的驾驭能力和不凡的文字功底,尚嫌不足的是作品对主人公杨凤武的刻画上略显苍白,对其工作的艰巨性还缺少深刻的挖掘,在某些章节的构建上也有待商榷,但瑕不掩瑜,这仍是部结构严谨、情节流畅的好作品。

希望广大的文学工作者能积极投身于我们的版权保护事业,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生动、形象的宣传战斗作用,与我们一道来履行此项维护人类共同进步的重任。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反映保护版权、“扫黄打非”生活的作品涌现。

真情的吐露(序二)

郑泽云

“扫黄打非”是出版领域抵制腐朽文化的一项斗争，这项工作已连续多年被列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要点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曾几何时，淫秽色情出版物、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法轮功邪教出版物、侵权盗版和走私出版物如病毒般滋生蔓延，这些腐朽、落后的文化垃圾毒化了社会风气，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诱发各种违法犯罪，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桎梏民族创新精神。打击侵权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就是保护民族创新精神。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目标任务，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打一场反盗版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就必须有一大批文艺作品来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构建一个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社会环境，两位作者利用休息时间，写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可谓是在维护版权、“扫黄打非”斗争中作出了一大贡献。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岂容亵渎，砺志复兴的伟大民族激浊扬清。十多年来，无数同志在“扫黄打非”战线上引亢高歌、奋勇向前，用坚毅和果敢、青春和热血在当代文化建设史上书写了波澜壮阔的诗篇。

作者之一的万相龙同志是“扫黄打非”斗争的一位亲历者。这

位年已五旬的“老文化”，上过大学，当过兵，做过军校教员，干过文化市场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处处长。军人的果敢赋予他嫉恶如仇的正直，文人的特质给予他漫卷诗书的气质。几年前的一宗盗版图书大案，他和同志们转战五个省、行程四万里、历时十七个月，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十多年的“扫黄打非”斗争中，相龙同志经历了多少的感动、感悟和感慨。未曾见面便对相龙同志多有耳闻，2002年我调至淮安市文化局工作，甫一见面便感觉他快言快语、言如其人。工作当中，相龙同志几次提及要创作一部作品，来纪念那些在“扫黄打非”工作中默默奉献的斗士，用文艺的力量来宣传工作、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发动全社会打一场“扫黄打非”的歼灭战。这一思路我是心折首肯，积极赞同。相龙同志是个说了就做的人。注重积累、底蕴深厚的他已经发表过数十万字的诗歌、随笔、小说和论文。自2002年开始，相龙同志排除疾病困扰，和衡群同志在工作之余，利用点滴时间，历时三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扫黄打非”题材小说《黑白》的创作。

几百页的书稿我是一页页看过来的。作品写了丑恶，也写了那些很难被归入丑恶，但却给社会造成损害造成痛苦的冷漠、隔阂和不负责任；写了作恶者的贪婪、卑劣、狡诈和阴险，也写了道德不能感化、法律和制度也不能控制的那些角落；写了正义力量的曲折、困苦、刚毅和胜利，也写了堕落者的侥幸心理和铤而走险；写了宏阔的时代背景，也写了生活的人间百态、人性的善恶冲突、情感的激烈碰撞和法律的公正威严。小说定名为《黑白》，可能是想阐述社会和人生的正反哲学，黑暗可能笼罩一时，但黎明终将清白留人间。作者用真情来观察这个社会，用真实来描述这条战线。如果你真的理解了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情感，你就一定会感觉到，这是作者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邪恶腐朽的愤恨和对事业、战友的忠诚。

“扫黄打非”是一项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腐朽的系统工程，是一场长期的、艰苦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作者用独具

个性的笔触,真实而艺术地绘就了“扫黄打非”的战斗画卷。我相信,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书如果多了,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黑白》行将付梓,相龙同志嘱我略写数语,我欣然命笔,是为序。

2005年仲夏

目 录

第一章	惊魂	1
第二章	疑云	29
第三章	迷情	59
第四章	蝇营	84
第五章	子夜	114
第六章	断片	143
第七章	故事	175
第八章	漩涡	209
第九章	疯狂	239
第十章	初雪	268
后 记		300

第一章

惊 魂

悬铃木鹅黄而透明的叶子上阳光在慢慢消失。一只蝴蝶试探着，犹犹豫豫地停在了叶子上，突然又像受了惊吓似的立即飞走了。

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

一辆急驰的出租车在一家茶叶店门前嘎然停住，两个受了惊吓的女孩尖叫了一声，其中一个还大声骂了一句粗话。司机是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他打开车门，和骂粗话的女孩理论起来。出租车上下来的两个年轻乘客，努力劝着他们。双方吵得很激烈，都不去理会劝架的乘客，很快，吵架者周围聚了一大帮的人。

傅三腋下挟着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什么东西，停步看了看众多的脑袋，摇了摇头。他绕过人群，顾自走路。忽然，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傅三，傅三！”他迟疑地回头望了一下，并没有看到叫他名字的人。他的右手摸了摸腋下夹着的东西，又低着头匆匆走路。

路边的店里，电视里传出刘欢的歌声：“……该出手时就出手哇，风风火火闯九州哇……”

傅三的脚步踌躇起来，在一棵悬铃木下，他停了下来，掏出一包劣质香烟，抖嗦着抽出一支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口浓烟。他向前望了望。

磨坊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红砖小楼在白玉兰、香樟、雪松的

绿色环抱中隐约可见。

傅三扔了烟蒂，用袖子抹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又回头望了望，然后向红砖小楼走去。

有几个表情淡漠的行人从傅三身边匆匆而过。傅三在小楼的门口停住了，他犹豫着、徘徊着，终于还是迈开了脚步，向楼内走去。

传达室里的看门人正在和一个胖子聊天，两人聊得正兴高采烈，没有看到傅三。傅三径直上了三楼，在一间挂着“副局长室”牌子的门前停住了脚步。他回头看了看寂静无人的走廊，拿出腋下夹着的东西，扯掉了裹着的废报纸，一把亮灼灼的大号菜刀，握在了傅三手里。他挥了一下菜刀，一道光亮在墙上晃了一下，他又用袖子擦了擦额头，吐了口气，一脚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傅三大叫了一声：“杨凤武，老子下山了，今天来跟你算账了！”说着一刀砍了过去。

在磨坊市南郊，有一座废弃的红星化工厂。工厂里杂草丛生，老鼠们成群结队地嬉戏，全然不在乎一只趴在行将倒塌的围墙上的肥硕的大黑猫。

一只儿童丢失的蝴蝶风筝缠绕在一根锈迹斑斑的铁管上，寂寞地飘荡着。

满头金发的小七抽着烟，焦急地在路上晃悠。他的腰带上别了两只手机。

“七哥，虎哥怎么还不来呀？”一个瘦得鬼样的小伙子问。

“他妈的，我哪知道！”小七狠狠地甩了烟蒂，抬起手腕看看表。他弯下腰，拾起一块瓦片，向大黑猫砸去。瓦片在墙上弹了一下，闷哼一声，落在了草丛里，大黑猫“喵”的一声，抖抖一身好皮毛，跳下围墙，消失在草丛中。

小七腰间的一只手机响了。他打开手机“喂喂”叫了两声，然后对瘦鬼说：“快去开门，虎哥他们来了，快点！”

瘦鬼晃动着竹竿样的身子，小跑着去开工厂的大门。

一辆小型面包车径直开到厂房门口。

小七走过去，打开车门，面包车里的人将一个西装革履、脑满肠肥的人推下了车。

一群人七手八脚地将那人簇拥到了厂房内。

那人挣扎着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小七张嘴一笑：“沈老板，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用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你肯定是知道的，对吧？”

沈老板气喘吁吁地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诸位，大家有话好好说。”

小七笑笑：“好呀，有话好好说，那沈老板你就还钱吧！”

沈老板一愣：“还钱？还什么钱？”

小七又一笑：“虎哥，你看事情难办吧！沈老板还不知道要还什么钱呢？”

叫虎哥的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穿着很考究，手上的一个钻戒熠熠生辉，听到小七叫他，他微笑一下。小七又冷冷地说：“沈老板，你要是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事情可就不大好办了，易天网络知道吧？怎么样，明白了？”

沈老板恍然大悟：“你们是易总派来的？”

小七摸摸染得像狮子毛一样的头发说：“废话少说，你说吧，那五百万什么时候还？”

沈老板摇摇头：“各位，第一呢，我没有这个钱；第二呢，我和易总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第三呢……”沈老板话没说完，小七一巴掌扇了过去：“第三你妈个头，今天不把钱还了，你就是这个样子！”小七抬起一脚，将一个空的装机油的铁桶踢得远远的。

沈老板噤着流血的嘴不再言语。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和这帮人说下去只会吃更大的苦，受更多的罪。

虎子哼了一声，示意瘦鬼从墙根那儿搬来一张破沙发。他将



沈老板按在沙发上，点了两支烟，给了沈老板一支，自己吸了一支：“沈老板，咱们都是在社会上混的人，今天这形势你也明白，我讲三点：第一，你今天必须还钱；第二，还是你今天必须还钱；第三嘛，如果我们今天拿不到钱，是个什么后果，想必不用我们说，你也会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聪明的人不会吃这眼前亏的，对吧？”

沈老板低着头，只是抽烟，他的白衬衣上沾满了点点血迹。雪亮的皮鞋上，一滴血迹圆圆的，仿佛一个美人痣，红得夺人眼目。

“他妈的，你找死呀，怎么不说话，哑巴了？”小七挥着手，咆哮着。

“老七，文明点，让沈先生好好地想一想。”虎子弹弹烟灰，吐了一个冉冉飘去的烟圈。

厂房里霎时一片死寂，只听见沉重的喘息声。

瘦鬼忽然呀呀叫起来，拾起一块木板向墙边砸去。他的举动把众人吓了一跳，沈老板手一哆嗦，抽了半截的香烟掉到了地上。

小七吆喝道：“瘦鬼，你他妈的发什么神经病，出什么事了？”

瘦鬼指着远处的墙角叫道：“老鼠，老鼠……”

众人看时，都吃了一惊，只见一溜几十只灰鼠，一个咬着一个尾巴，庄严地向一个管道里钻去。

“见鬼了，真邪乎！”小七看得目瞪口呆。

沈老板面色死灰，头缩得紧紧的。

“哎呀，可惜呀！”虎子将沈老板掉在地上的烟捡起，连同上面的灰尘，硬向沈老板嘴里塞去，“沈老板，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呀，这半截烟可值一碗肉丝面钱啦，你怎么就忍心把它扔了？哎，真是有钱人哪！”

小七一巴掌打掉了沈老板嘴里的香烟：“我是个粗人，没那么多道理跟你好讲，沈老板，你考虑得怎样了，钱还不还呀？”

沈老板嘟囔了一句：“我没钱！”

小七侧着耳朵：“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沈老板低声道：“我没钱。”

小七狂笑了几声：“他妈的，磨了半天牙，他说他没钱，没钱是吧？没钱好办！”他从腰间拔出明晃晃的匕首，在沈老板脸旁一挥。沈老板惨叫了一声，捂住了耳朵，血从他的指缝间不断涌出。

小七抖抖手中带着血迹的匕首：“沈老板，怎么样，有钱没有？没钱呢，你就说个痛快话，这刀割起脖子来也是一样地快！”

沈老板忽然松开了捂着成了两瓣耳朵的手，腰一挺站了起来：“你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告诉你们，我没钱，有钱我也不会还给易总，我跟他的账还没算清呢！你们有种就一刀杀了我，要钱没有，要命我就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吧！”

他这一番话把几个人都说愣了。大家互相扫视了一眼，面面相觑。

小七刚要发作，虎子使了个眼色，小七便不言语了。虎子掏出烟来扔给小七：“老七，给沈老板一支烟，大家歇歇吧，我到旁边去方便一下。”

虎子走到厂房外，掏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大哥，是我，虎子，是呀，在红星化工厂呢，哎呀，事情难办呀，姓沈的软硬不吃，对，对，怎么办呢？是，是，好，我知道了，行，我们等着你。”

虎子关上手机，点着一支烟，掏出一张叠起的报纸，展开，在一堆砖瓦上坐了下来。他抽了口烟，抬起头，望望孤伶伶的飘着的风筝，叹了一口气。

在磨坊市市中心的红叶宾馆一间豪华套房里，几个人正在“诈金花”。地上满是烟灰、烟盒、饮料瓶，沙发上甩着几条已经启封的高档香烟，几只没有喝完的啤酒瓶横卧在那儿，有一只正往外冒着泡沫。

桌上的五个人盯着手中的牌，一声不吭。

丁非抓起桌上的一条已分不出颜色的毛巾，使劲擦了把脸，放下毛巾，他抓起牌，慢慢看了一眼，又迅即放下，手神经质地抖动了几下。几个人相继说了“不跟”之后放弃了牌。

何泳歪着头，眯着眼睛，吸着烟的嘴朝丁非努了努：“丁处长，你呢，跟不跟？”

丁非看看众人，又一次抓起牌来，迅速扫了一眼，慢慢放下，看了看面前的钱：“我跟，五万！”说着推出去五万。

何泳点点头：“丁处长就是有气魄，好吧，我再上五万！”他扔出五叠钞票，拿下嘴上的香烟，弹弹烟灰。

丁非愣愣地看着何泳，犹豫了一会儿，狠了狠心把面前仅剩的钱推了出去：“我再跟五万！”

何泳笑了笑，看看牌想了一会儿：“那我再上十万吧，你吃了就全拿去！”

丁非额头的汗又出来了，这回他没有拿毛巾，而是用胳膊擦擦汗。他又一次拿起牌，手微微抖着，旁边的一个人歪过头来想看牌，他“啪”地放下了：“张老板，再借我十万。”姓张的老板面有难色：“丁处长，你已经借了三十万了，这个……”

丁非又向另一个人投去乞求的目光，那人装作没看见，站起身，拿起半瓶啤酒喝起来。

何泳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笑了笑，说：“丁处长，没事，不用现钱，你说吧，跟多少，照算就是。你赢了，我照给，输了吗，你一个财务处长，我也不怕你没钱！”

丁非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点起一支香烟，狠吸了一口，甩掉了：“好吧，那我就再跟二十万，你说话！”

何泳笑笑，将面前的钱推出去：“这里刚好二十万，你开牌吧。”

丁非的手又抖起来，他吸了口气，站起来，猛地将牌一翻：三个七！

何泳叹了口气。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只见何泳慢慢地翻过牌：三个八。

丁非面色惨白地一下跌坐在椅子上。

何泳笑笑：“算账吧，我还有点事呢，马上要走了。”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

机舱内，舒愉靠在座椅上，已进入了梦乡——

一间巨大的四壁洁白的房间，似乎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白的。一张床孤独地放在屋子的中央。床上有一个孩子正在输液，很多管子不知插在孩子的什么地方。这时候，一个白衣白帽白口罩，脖子上挂着诊筒的人进来了，那人弯下腰看看孩子，面前的诊筒晃荡起来。

那人似乎叹了口气，然后忽然拔掉了孩子身上所有的管子，抱起孩子，慢慢向一面墙走去，奇迹似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窗户，那人伸手打开了窗子，立刻，一阵大风刮起来，屋里的东西都飘浮起来，然后，那人向窗下看看，作势欲将孩子往下扔。

舒愉大声叫起来：“不！不要！”

“小姐，醒醒！”有人轻轻拍着她。

舒愉睁开了眼睛：“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她脸色苍白，还没从梦境中完全醒来。

空中小姐微笑着：“没什么，小姐，飞机要在磨坊机场降落了，请您系好安全带。”说完，又递了一个湿纸巾给舒愉。

“谢谢！”舒愉接过纸巾，轻拭了下脸，她已经完全清醒了。她从手包里拿出化妆盒，稍稍补了妆，透过镜子，她看了看身边和后面的人，机舱里的人大多是一脸的兴奋，可能是经过长途飞行，终于要到家了，所以感觉都很好。

在舒愉的斜对面，曹天扬戴着墨镜，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她。

在另一边，马社长和他的秘书曹小姐正在轻声说着什么。曹小姐一脸甜蜜的样子。

在去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宋倩驾着车，飞快地奔驰，她不时地抬腕看表。

文庙是磨坊市一个有名的文化用品市场。这里有经营古玩、邮票的，有专卖乐器、体育用品的，还有批发颜料、纸张的。当然，



经营书刊杂志的摊位更是到处可见。

在一家叫作“长城书刊批发部”的门市前，胡三根正在指挥工人将一捆捆包好的书往不远处的小型货车上装，他嘴里不断喊着：“快点，快点！”

胡三根个子矮小，面黄肌瘦。头发既粗且密，两只耳朵又大又厚，左边的耳朵上夹着支香烟，一嘴的牙被劣质纸烟熏得乌黑，下巴上长了几根长胡须，身上穿着件大而不合体的人造革夹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只硕大的金戒指，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烟渍烤得看不出肤色；脚上的皮鞋大概从买的那天起就没擦过油。

“快点，快点，想扣钱呀！”胡三根嘴里说着话，右手向衣袋摸去。他掏出一包劣质纸烟，刚抽出一支，想想又塞进了口袋，把耳朵上夹的那支烟拿了下来。那支烟已经被汗水浸泡得变了色，他用手捋了捋，叼在嘴上，费了好大劲才点着。他狠吸了一口，那支烟立刻瘪了，弯曲起来。

“老胡，你过来一下。”一个甜美的嗲劲十足的女人的声音在叫他。

胡三根转过头，是自己的女人赵影在叫。

“什么事？”胡三根高声问，“你不见我正忙着吗？”

“快过来，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不能到这儿说呀？”

“你过不过来？！”

“好，好！就来，就来！”胡三根一边走一边向工人喊，“快点呀，小马，你怎么像没吃饭似的？”叫小马的工人望了他一眼，又默默地搬起书往车上扔。

胡三根走到赵影跟前：“什么事呀，这么急？”

赵影晃晃手上提的包：“我要到新闻出版局走一趟，你让工人快点搬。”

胡三根问：“你这个时候到那儿去干什么？”

赵影说：“我去探探杨凤武的口气，看到底这事是怎么处

理的。”

胡三根满不在乎地说：“能怎么处理？大不了罚几个钱，还能怎么样？”

赵影哼了一声：“你说得轻巧，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胡三根说：“那你就去吧。早去早回。”

赵影笑笑：“我还想请杨凤武吃个晚饭呢。”

胡三根冷笑一声：“姓杨的会受你请？你别做梦了！”

赵影哼了一声：“那也不一定，我走了。”

胡三根点点头：“你去吧。”

磨坊市新华书店坐落在市中心繁华的珠海路上。

赵影找了个车位，停好车，走进新华书店，径直向三楼走去。

在三楼“总经理室”门前停下，她敲了敲门。里面传出李品泉浑厚的声音：“请进。”

赵影推开门，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李品泉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正在手提电脑上看着什么。

赵影微笑着招呼：“李局长，您可真忙呀！”

李品泉闻声抬头，见是赵影，愣了一下，忙打招呼：“是赵影呀，你怎么今天到我这儿来了？快请坐！”

“谢谢李总，”赵影妩媚地一笑，慢慢坐下，“李总，忙什么呢？”

李品泉道：“我能忙什么，工作上的事吧。”

“你可得注意身体呀！”赵影笑着说。

“你不是专门来看望我的吧？说吧，有什么事？我四点钟还要到市委去一趟。”李品泉看看表，直截了当地说。

“哎呀，李局长，我就不能专门来看看您呀？”赵影两片小嘴里发出很诱人的声音。

“你呀，是为胡三根的事来的吧？”李品泉说。

“是呀！李总，既然您这么直截，我就实话实说，您看这回的事会怎么处理呀？”